文学茶座

感受家乡之美 尽享读书之乐

——林语堂纪念馆举办“4·23世界读书日”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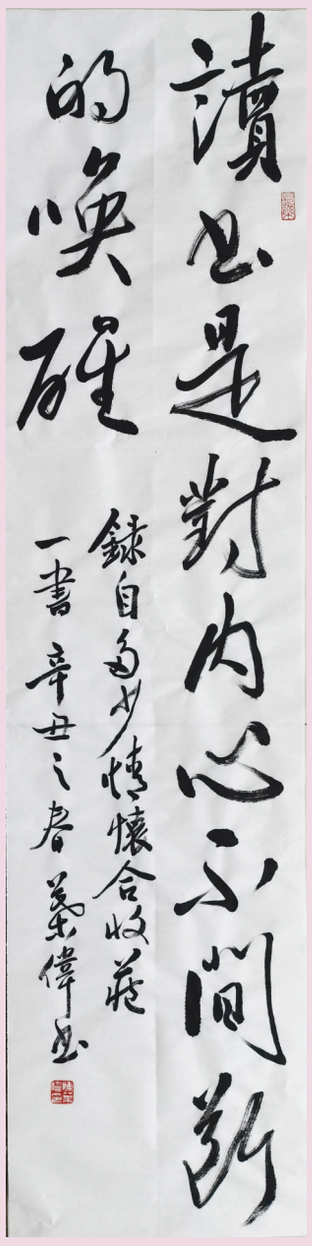
□江惠春

春光明媚,一阵阵蕉香扑鼻而来。4月23日上午,由漳州市文联指导,漳州市林语堂文化研究会、漳州市作家协会、漳州市书刊协会主办,芗城区林语堂纪念馆承办的“感受家乡之美·尽享读书之乐——‘4·23’世界读书日活动”在芗城区林语堂纪念馆举行,市委宣传部二级巡视员陈燕松等各方代表出席本次活动。

读书节活动在一片轻音乐中拉开帷幕。首先是漳州市书刊协会进行赠书仪式,赠送的书籍有林语堂著作《生活的艺术》和《林语堂别传》《朱熹在漳州》等本土作家的作品,赠书仪式主要目的是用优秀文化作品让人们通过多读书、读好书来增长知识、开阔视野,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读书或书籍的享受素来被视为有修养的生活上的一种雅事……”接下来,《读书的艺术》《我的家乡》《京华烟云》等一篇篇节选自林语堂著作的文字通过朗读者声情并茂的演绎,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让人们更深刻地感受到文学大师林语堂的爱国爱家情怀。诵读会之后,青禾及叶子两位作家围绕“作家眼中的林语堂”展开漫谈。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围绕对阅读的意义、读书的感悟、如何做到“好读书、读好书”等,分享了各自感悟和心得,其观点鲜明,见仁见智和寓意深刻的启迪故事让在座的人们感受到知识的力量和读书的益处。

漫谈会结束后,陈燕松巡视员在致辞中表示,林语堂一生阅读无数,著作颇丰。世界读书日,我们应该从林语堂观世界的角度,从漳州作家读漳州作家角度,去品读其作品和成就,进一步充实精神世界,养成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的良好习惯。

当天下午,一行人前往平和林语堂书院参与“书香语堂阅读人生”文化活动。从“林语堂的读书艺术”座谈会到文艺汇演,其间丰富多彩的汉服表演、乐器演奏及书画表演等等众多艺术形式,集中展现艺术家的艺术风采,让现场的人们深入品味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文化活动和欣赏展示活动相结合,使人们在精心营造的优雅环境氛围中,得到美的享受和情操的熏陶。本次读书日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书香浓厚,唤起了大家激昂文字的热情,并以此加强读书学习的交流,弘扬尊重知识、崇尚读书的阅读理念。



读书是对内心不间断的唤醒 陈叶伟 书

创作谈

小说写作的文学性

□石华鹏

文学性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是20世纪文学批评界和理论界的世纪课题,也是世界难题,全世界很多学者孜孜以求,作出了很多论述,似乎也还没有说透没有达成共识。我比较喜欢俄国批评家罗曼·雅各布森的观点,他说文学性是指使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的特性。

理论的水太深,我蹚不了,换个角度来感受雅各布森的高论,哪些特性使作品成为文学作品?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在哪里?

当你回想你美好的阅读时光,你会发现有些小说你忘记了,有些小说你想忘也忘不掉,忘不掉的那些小说它一度参与了你的人生建设,那些小说中吸引你、触动你,甚至改变你的东西,其实就是文学性。

比如你读曹雪芹的《红楼梦》,宝玉黛玉的爱情悲剧可能会让你留下忧伤的泪水;锦衣玉食的贵族生活和排场在眨眼之间“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时,你可能会有切肤的幻灭感。

比如你读俄罗斯小说家拉斯普京的《活着,并且要记住》,小说的故事可能会让你重新去思考“一个秘密究竟能守护多久”的问题,你或许会明白只要是秘密都终究是守不住的,即使可以守护一辈子,但下辈子呢,秘密也可能泄露。

比如你读钱钟书的《围城》,你可能会沉浸于作者充满智慧的幽默叙述以及知识优越者对他者揶揄嘲弄时的得意。

比如你读余华的《许三观卖血记》,你可能感受到巨大的人生磨难中有时也充满了博大的温情,人生为何磨难重重?因为磨难是坚韧人生的证词,就如同没有黑夜,白天有什么意义呢?余华的叙述带给你人生的力量和思考。

……

你从小说中读到或感受的这些情感、智慧、见识、哲理、思考等,就是文学性,是这些特性让“一部既定作品成为文学作品”。卡夫卡说:“一本书必须是一把冰镐,砍碎我们内心的冰海。”文学性就是卡夫卡所说的“冰镐”。充满力量的文学性就是小说的艺术性。

文学性是生长着的,它在那些可以称为经典的作品中消耗不尽。当小说家把小说当有生命的东西来对付,一路上赋予每一件事物以生命和情感时,小说与读者的心灵对接上了,文学性也便产生了。

意大利小说家卡尔维诺说:“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每次重读都好像初读那样带来发现的书。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从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我们之所以愿意去重读一本书,是因为它的文学性会随读者的人生一同成长。

比如:张承志的《黑骏马》是我愿意重读的作品——显然它已经经典化了。25年前我20岁读它时,满眼里只是那个悲戚的爱情故事和两小无猜的快乐之间所造成的情感落差,一种离别不再见面的忧伤将我紧紧包围;我40岁以后再重读它,占据我心灵的是对草原母亲额吉伟大而深情的包容与爱的理解,还有对索米娅拒绝白音宝力格而选择自己的艰难人生的认可。同一部小说同一个读者,随着读者阅历的改变,小说文学性也随之改变。这是文学性的无限魅力之一。

从写作者的角度来说,对小说的艺术性和文学性的感悟和辨析,意味着一种艺术观和文学观的形成,它直接指导和影响一个作家的写作。艺术与非艺术、文学与非文学、小说与非小说,它们有界限吗?它们的界限在哪里呢?必须得到思考和回答。比如:

石榴树上结石榴——不是小说;石榴树上结樱桃——是小说。小说是故事。

国王死了,王后也死了——不是小说,是事件;国王死了,王后因为伤心也死了——是小说。这里边的想象空间很大:王后为什么伤心呢?因为太爱国王;因为失去了靠山;也可能是假伤心……这个空间是小说艺术的空间。小说是情感空间。

美国小说家纳博科夫通过著名的《狼来了》的故事,阐释了文学与非文学、小说与非小说的界限。他说:“一个孩子从尼安德特峡谷里跑出来大叫‘狼来了’,而背后果然紧跟着一只大灰狼——这不成其为文学,孩子大叫‘狼来了’而背后并没有狼——这才是文学。”换句话说,那个孩子大叫“狼来了”,村民听到呼喊上山打死了那只狼,这是一则好人好事的新闻,它不是小说;如果那个孩子大叫“狼来了”,村民听到呼喊上山发现没有狼,最后狼真的来了时小孩被狼吃掉了,这才构成小说。小说是寓言。

一个年轻消防员冲进火海救出了一个5岁的小女孩——不是小说,是一则新闻。救出了一个5岁的小女孩之后,年轻消防员再一次冲进火海,去寻找屋子里小女孩那只心爱的玩具熊——是小说。小说是谜语,是值得探讨的模糊的问题和价值观。年轻消防员出来吗?他的行为是否值得?如果他没有出来,对那个小女孩的人生有影响吗?这些都是艺术探讨的范畴。

新书品评

一次“生命修辞”与“精神语法”的洗礼

——从陈海容新诗集《诗经千年温暖如昨》想到的

□卢 辉 文/供图

陈海容的新诗集《诗经千年温暖如昨》带着千年《诗经》的“温度”来到我们身边,让三千年前的历史、生活、情爱一一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此鲜活的历史,如此生动的生活;如此温馨的诗文,如此婉转的情怀。怎能不让读者灵犀大开,温暖如昨。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的开端,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共311篇。《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

陈海容的新诗集从《诗经》精选最经典最脍炙人口的200首诗歌进行散文诗的再创作,共分为三辑,辑一为“风之辑 轻轻唤醒三千年前的词句”;辑二为“雅之辑 悄悄回溯那些古老的光阴”;辑三为“颂之辑 让久远的往事在耳边传唱”。他以散文诗的形式重新将其演绎与创作,将三千年前《诗经》里的场景一一重现。

可以说,陈海容以诗“写”诗,以诗“诠”诗,以诗“演”诗,以诗“绎”诗的创作手法、创作风格、创作理念和创作精神都是值得称道的。的确,面对着《诗经》这座诗歌殿堂,如何立足现代人的视角来重新演绎经典著作,这无疑是一道很高的门槛。那么,如何以浩大的心力、曼妙的语言、深邃的哲思,创造性地“再现”古人在恋爱、婚姻、离别、流亡、信仰的场景,这是第一道槛;同时,如何让当下“穿越”到古代,让现代人“走进”古人对待生老病死、情感迁流、岁月流逝的心灵场域,这是第二道槛。面对这二道槛,陈海容以历史为经,以哲思为纬;以文化为轴,以情感为卷,让读者感受到《诗经》亘古如新、温暖如初的喜悦,赋予《诗经》全新的阅读视界。

在陈海容看来,《诗经》是他心目中的生命修辞与精神语法。为此,以诗“写”诗,以诗“诠”诗,以诗“演”诗,以诗“绎”诗,首要的问题就是要解决好究竟是情景“再版”,还是诗意“再造”。于是,陈海容在选取《诗经》里的《风》《雅》《颂》篇目中,对人们耳濡目染的篇章大胆地进行一番“生命化的调度”,让读者从中接受一次生命修辞与精神语法的洗礼。比如,在诠释脍炙人口的《关雎》时,海容这样写道:“如果没有雎鸟的歌声掀开,黑夜的天幕何时才能透进曙光?如果没有那左右漂流的荇菜,流水还要空流多少年?如果没有那左右漂流的荇菜,我何以唱出这首歌谣,用以表达对你的仰慕?”可见,如果作者对《诗经》没有“特殊审视”的能力,如果作者缺乏对《诗经》“本有”的情感发现,那么,即使诗人运用再多的技法也难以达到如此澄明的境界。

的确,面对优秀的传统文化,当我们连其中的“一朵梅花”“一个东篱”“一段栅栏”因其“经典化”很难拥有的时候,甚至于还要进行一系列的文化“再造”,其难度可想而知。也许,陈海容曾经如履薄冰;或许,陈海容早已胸有成竹。但不管怎样,陈海容的“能动性”已发挥到极致。他的最成功的作法就是将《诗经》里情感最饱和、意绪最复杂、生活最波折和目标最茫然的部分有效“截留”,并进行一番“游离式”的铺排。同时,他并没有急于去表现《诗经》之外新的情节,而是善于把《诗经》同当下进行“感念交叉”,把《诗经》中被人津津乐道的“人间情怀”与当下的生活况味与情感经验交错在一起,扩充了散文诗的创作空间,这是陈海容的新诗集《诗经千年温暖如昨》最为独到之处。

弘扬传统文化,演绎经典篇章。在“经典咏流传”的当下,陈海容这本新诗集的出版发行,无疑是畅享悦读《诗经》的最佳读本。让我们拾起新削的铅笔,重新将《诗经》描摹一番,让那些亘古犹新的歌谣与我们血脉相连。

作者简介

陈海容,福建省作家协会会员,漳州市作家协会理事。散文诗集《奔跑的岩石》入选2019年第二届福建文学好书榜。

作家印象

一位作家的乡土写作

□杨西北

我是上世纪80年代初认识唐崧的,具体什么时间忘了。但是他记得很清楚,用微信告诉我,至少是1984年4月1日。我非常惊讶。原来他有写日记诗的习惯,就是将每天感触深的东西用诗的形式写下来。当时我们都在搞地方党史,在上面说的日子里到龙岩参加一次党史培训班熟悉的,因为喜欢文学,走近了。相识还更早一些。我们都成家不久,在一回聊天中,他很兴奋地对我说,我储备了一些孩子的名字,你想要的话给你一个。我为他的坦诚哈哈大笑。后来他给女儿起了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叫谢冰姿,与谢冰心就差一个字。有意思的是数年后,孩童的谢冰姿和谢冰心竟然通上信,谢冰心先生还给这个小女孩回了信。后来冰心老人给唐崧的作品集题过签,表达了扶掖后人的一片真情。

1986年唐崧在全省公开招干中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分配到建宁县工作,临走前他告诉我,说可能要好几年不能见面了。实际上他1993年调回南靖后,因为各自忙自己的事,见面也不多。他一直认真工作,勤奋写作,在地方党史和文史领域多有建树,同时在文学上也作品不断,是个多产的作家。我认为他的多产与他涵养深厚的文字功底有很大关系,数十年前他坚持写日记诗,就是一种很好的文字训练。他写的不是流水账,是诗歌,要寻找诗意,就更不简单。没有哪一位作家生来就会舞弄文字,不下苦功夫,天赋的东西也会日渐委顿。有一年,我得到他的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江左风流》,这部长达40万字的小说是我国第一部描写东晋名丞相谢安的传奇大书,写得跌宕起伏,多彩多姿,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以为这是唐崧一部重要的著作。记得后来我到过南京乌衣巷看了谢安的纪念馆,曾感叹远在千里之外的小县城里有一个谢氏的后裔,为他写了一本书。

在我的文友中,唐崧当属另类,他纯朴开朗,又不事喧哗,似乎少在文学公众场合出现。有一回市作协到南靖农村学校搞赠书活动,带了几大袋的书上了车,他作为东道主现身了。在车上,他抿着嘴,低头翻看袋中的书,找出了几本,边说,这几本我先拿去看看。我在一旁,心里笑着,这真是捷足先登。他出了十几本书,不就是挑灯熬夜多读多写弄出来的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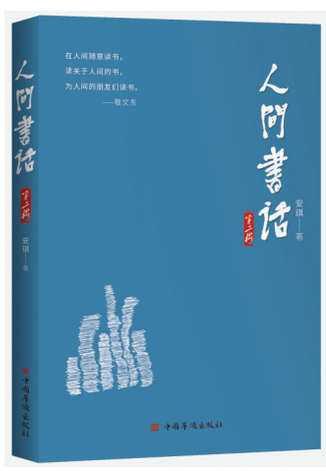
最近我读了唐崧部分作品,主要是散文、风物传说和故事,还有友人写的关于他的文章。这些作品,因为时间的跨度和文体的差异而略显文笔有所不同,但是文学的色彩和史料的价值依然彰显,让人产生浓厚的阅读兴趣。无论是散文里的《田螺坑里住神仙》《在那梅花盛开的地方》《古镇云水谣》《大山里的太极水乡》《千年包公与南靖的一段情缘》,还是民间传说《崇德楼里的故事》《云上梯田》《情人山》《宋末帝与南靖咸粿》《太平军与金山拉面》等等,他笔下著名的“四菜一汤”土楼、梅林镇、塔下村都展露出各自迷人的容貌,那些风物和地标传说轶闻,各现神采又散溢着浓厚的乡土气息。字里行间,可以感受到作者对南靖的深厚感情。

而几篇由熟悉唐崧的友人写的关于他生活的文章,则另有一种生机盎然的趣味。这些文章角度和阶段不尽相同,我们从中看到,唐崧原来还是一个射虎好手,是一个谜家;他在建宁乡下当工作队时,为村民做实事,深得农民欢迎,争着要他去吃“派饭”的情景;他退休后在老年大学当老师,父子同室,老父亲却是他的学生。凡此种种,塑出一个生动的唐崧,可以让我们更加了解他的为人和品格。

我是一个无龄感的人。我眼中的唐崧,仍然健康,充满活力,老字与他不搭边。我完全相信他的生花妙笔,可以写出更多更好的文章。

书讯

安琪新书《人间书话》出版



本报讯(记者 陈晓云 文/供图)我市作家安琪新书《人间书话》第二辑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入作者读书笔记153篇,承继第一辑书话体写作方式,杂糅随笔、评论,兼有人文活动、诸家观点以及作者个人的奇思妙论,形成一种独特的阅读笔记。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吴子林作序。安琪,本名黄江嫔,1969年2月生于福建漳州。写诗,写文,画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著有诗集《奔跑的栅栏》《万物奔腾》《极地之境》《美学诊所》,随笔集《女性主义者笔记》《人间书话》(第一辑)、(第二辑)等。现居北京,供职于作家网。